



# 梧桐花香

\*  
\*  
小说

(上)

四月中旬的中原按说已应该春意盎然了。一年中不多的舒爽天气正在此时。但一股寒流却将这份暖意吹的云消雾散。一天一夜的冰雨更是将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不设防的人们只有在被冻的喷嚏连连的同时拿出早已收起的棉衣。将自己裹成一个球。春焰秋冻果然是至理名言。

受这场冷空气的影响，原本热闹街道一下子冷清了不少。本是人人往夜市也一下子减了大半的客流量。在寒冷的夜晚人们总是懒惰的。宽阔而笔直的马路少了白日的尘嚣，急驰而过的汽车伴随着昏黄的路灯驶向远方。被风雨打下的嫩叶与花枝飘落到湿漉漉的地面。若不是清冷的空

气中布满了四月独有的梧桐花的甜香，这样的情景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深秋。

壮壮慢慢地走在寂静的街道上，大大的眼睛不停的四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行色匆匆的行人。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妈妈和姐姐？但是奶奶不是说她们去了很远的地方，过几年就回来了吗？很远的地方是哪里壮壮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他只知道北京很远，姐姐带他去的小树林很远，他现在也走了很远了。他已经快走不动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妈妈和姐姐呢？

今天是他生日。去年的今天是他和姐姐、奶奶一起过的。姐姐对他说今天这个日子是母难日，他的出生是妈妈以巨大的痛苦换来的，但是妈妈是谁他已经记不太清了。他记忆力装满的是姐姐，对他来说姐姐和妈妈是一样的。妈妈只是一个装在相册里的照片而已。但是姐姐告诉他妈妈是很爱他的。在他很小的时候每天都可以吃到妈妈为他准备的蛋糕，那甜甜的、软软的每年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的蛋糕，他以前和其它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天天吃吗？他对此已毫无印象了。但是姐姐说的总没有错的。姐姐从没有骗过他。姐姐去年告诉他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几年之后就可以回来，那时候他又可以经常吃到蛋糕了。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在想很远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姐姐也不见了。奶奶告诉他，姐姐也去了很远的地方，和妈妈一样几年以后就会回来。

他曾问过姐姐，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都到了很远的地方而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没有去。但姐姐却没有回答他，只是摸了摸他的头。直到有一天一个小朋友再也不和他玩耍而原因就是他的父母炼法轮功。因为他的父母炼了法轮功所以去了很远的地方。但是姐姐告诉他法轮功是世界上最好的功法，爸爸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他应该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英雄，他们说的是真话，做的是善事，在压力面前没有屈服，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他们面对的是看似比他们强大的恶势力，但是他们最终一定可以战胜对手，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正义的。

后来姐姐也去了很远的地方，奶奶告诉他姐姐和爸爸妈妈一样。他相信奶奶和姐姐的话，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姐姐还不回来。奶奶已经很老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一直很是担心。他也知道因为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的家里也很穷，他一点也不羡慕别的小朋友，因为姐姐教给了他很多东西，带他体验了很多别的小朋友都没体验过的事情。每一个节假日姐姐都会带他到郊外，教给他怎样捉虾、怎样爬树、怎样烤红薯。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家已经这么穷了那些穿警服的叔叔还经常去他家搬东西，而且还都是半夜才去，每次都把奶奶吓得够呛。直到姐姐也去了很远的地方，那些叔叔才很少来。只是他家的东西也搬的差不多了。

今天又是他的生日，奶奶也给他买了一块蛋糕。想起姐姐去年说的话，每年的今天都是母难日。难道是因为他的到来使妈妈很痛苦所以妈妈才去了很远的地方一直不回来吗？那姐姐为什么也是这样？所以他决定去找妈妈和姐姐。奶奶告诉她们去了很远的地方，那么只要他到了很远的地方就能找到她们了。他的兜兜里还装了半块蛋糕，是准备给妈妈和姐姐的。他要告诉她们他现在是一个乖孩子了，能帮奶奶干活了，自己的衣服也都自己洗了。她们听了一定很高兴，一定会和他一起回家的。

(下)

紧紧的攥着裤兜里的粘贴，刘小雨再一次暗责自己的胆怯。为什么、为什么都走到这里了还不敢把标语拿出来。明知这样做是正

确的，却在这棵树前发呆五分钟。在出来之前他已经学了两个小时的法，为的就是将手中的标语贴出。这是她第一次出来做。在这之前她的心中总是有太多的放不下：学业、父母、爱情。明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正法的事。却为了这些放不下一拖再拖。直到今天，若不是午睡的那一场梦，她也许还鼓不起勇气。在梦中，她站在一个湖旁，自己的父母、朋友在湖中向她求救，看着快灭顶的亲友，她想去救却怎么也迈不动双腿。醒来后她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这个正法的时刻没能尽到自己责任，不由的羞愧万分。所以她决定在今晚出来粘贴标语。为了怕自己心态不稳，她只拿了一张。她知道只要将这一张贴出去，她就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有一就有二、有三……但，就是这一张她自出学校门就开始迟疑。心里总有个声音说：再走几步吧，到下一棵树再贴，到下一棵树再贴……就这样一棵树又一棵树，到现在那张标语还在她的兜里。她知道这是干扰应该排除，但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她今年22岁，是家中的独生女，自幼就受尽了万千宠爱。父母虽说只是工薪阶层，但也是在机关里工作。从小到大只要她开口，她的要求总是能得到满足。再加上她讨人喜欢的面貌和天资，不管是在长辈还是平辈眼中都是个可爱的小公主。如果用“不知人间疾苦”来形容她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虽然也从书本中知道有的地方还有人在挨饿，有的地方总是战火不断。但那也只限于知道。那些痛苦离她的生活太远了。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她的世界中充满了鲜花、赞扬与阳光。即使有阴影也只不过是一些强说愁的少女情怀。直到一年前她才赫然发现，这黑暗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她忽视了。正如一个看起来很干净的房间在角落里总有灰尘，被遮住的伤口并不代表不存在一样。

那时刘小雨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她已经完全溶入到大学生活中了。参加了喜爱的社团、交了知心的朋友也认识了优秀的男孩。生活一帆风顺，学业上也没拉下。英语已过了四级，学习代表也做的有声有色。刚开学时递上的入党申请书据说也很有希望。对于入党她自己虽没有太大的热情，但还是在父母的督促下写了申请。她自己明白，在学校里入了党将来更容易做上公务员。刘小雨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女孩子。她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女强人，也没有出国深造的打算。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所爱的人组成一个温暖的小家，生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幸幸福福的过一生。这种心态使得她甜美的面貌中更有一种古典的温柔，惹人怜爱。甚至有好事的男生将她和叶蓝蓝并列中文系的两大系花。

那一年的十一长假刘小雨早早的就计划好了。虽说这时的旅游景点人比景多。但年轻人总是闲不住的。更何况美丽的刘小雨。早已有人为她安排好了一条较冷僻的线路。同行还有同寝室的几位女生和系里的几个男生。对于这次旅游他们可是兴致勃勃，该准备的衣服、药品早就放进了背包里。不可缺少的零食也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准备到超市里一次买齐。但就在这个时候她被系主任叫了去。谈话中告诉她有一项光荣的任务教给她，也是对她的考验。虽然她当时觉得这话有几分好笑，但还是想到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果然，系主任也向她许诺只要这事一完就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事情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简单至极：就是在十一的七天长假里看住一个人——叶蓝蓝。于是那次的旅行她没能参加。她的不能参加最失望的并不是她，她的男友更失望。但毕竟是系里的事，都无奈。当然她的男友也没去。两人都觉得遗憾。毕竟这种学生时代的出游是一生都值得回忆的。

对于和她齐名的叶蓝蓝刘小雨并不是很熟。两人不是一个班级的也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圈。当然也碰过几次面。印象中叶蓝蓝的话不多，总是静静的，淡雅的犹如一朵深谷幽兰。如果说刘小雨的美是娇甜的，叶蓝蓝的美则是清秀。系里曾有戏言，叶蓝蓝是扮演李清照的最佳人选。这除了说叶蓝蓝的容貌清丽外，也说明了她的才气逼人。在人们的眼中，美女与才女总是不能融为一体的。但刘小雨和叶蓝蓝却打破了人们的观念。但，即使是刘小雨对叶蓝蓝的才气也是佩服的。她的诗歌、她的散文确实比刘小雨的更能打动人心。

可是当刘小雨在校招待所见到叶蓝蓝的时候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中文系的系花、才女此时看来是如此的狼狈与凄惨。她的手上、脖子上甚至是脸上到处是伤痕，头发也掉了一半。原本就清减的身子更为消瘦。仿佛一茬被暴风雨凌虐过的黄花，奄奄一息。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眼睛，除如往常一样的明亮外更多了一份坚毅与无畏。也是因为这双眼睛刘小雨发现自己错了。叶蓝蓝不是黄花而是腊梅。白雪下的腊梅，迎风绽放。在这一刻刘小雨彻底的服了叶蓝蓝的美丽。

在这一刻刘小雨服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有象叶蓝蓝那样

的一双眼睛。

在进招待所之前系主任就找她谈过话。明确的告诉了她一次任务的目的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看住叶蓝蓝，不要受她的迷惑。并语重心长的表示叶蓝蓝是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但就因为一念之差，走上了弯路，信了法轮功并受之误导的与国家、人民为敌。今年的七月竟去了北京打横幅。学校为把她赎回来花了三万元。这一次看住她也是为她好。不希望她再错下去，如果她再执迷不悟，就把自己给毁了。刘小雨对此深以为然。毕竟报纸、电视上的宣传是那样的触目惊心。虽没什么交情刘小雨也不希望叶蓝蓝走上那条路。她表示一定会好好的劝劝叶蓝蓝并明确的说绝不会受之迷惑。系主任也表示了对她的信任，并在最后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两大系花终于要亲密接触了。

在来之前刘小雨是很有信心说服叶蓝蓝的。她认为两人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以前虽没有太多的接触。但她自认应该还是和叶蓝蓝有共同语言的。以己度人。从家庭、爱情、学业、事业、理想等方面来做叶蓝蓝的工作，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她甚至已想好了一番说辞。但是当看到她看到叶蓝蓝后她开始不确定了。那双坚定的眼睛是她能说的吗？而且那么明亮的眼睛是受过迷惑的吗？更令刘小雨不解的是叶蓝蓝身上的伤痕真的如系主任所说的是因为叶蓝蓝企图自杀从楼上跳下擦伤的吗？虽然也有瘀青，但更多的地方为何像是鞭伤呢？

带着不解、迷惑、好奇，刘小雨走近叶蓝蓝。她没有说准备好的说辞，在隐隐中她觉得那是没有用的。她开始问问题：围攻中南海、自焚、杀人，她把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件拿来问叶蓝蓝。一方面她希望这些问题可以令叶蓝蓝清醒，另一方面，她对这些问题也充满了疑惑。出乎刘小雨意外的，叶蓝蓝在这些问题前并没有词穷，反而一一的回答了她的问題，并指出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她没有拿外在的说法来否认而是根据宣传指出其中的漏洞，很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词穷的反而是刘小雨，对于那些不合理她无法解释。然后叶蓝蓝开始对她讲她的经历，讲《转法轮》。不出她的所料，叶蓝蓝和她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就更引起了她对法轮功的好奇。在她的印象中，信仰宗教的人都是在现实生活受了很多的挫折，在失望之下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佛之上的。那叶蓝蓝为何也信的如此深呢？在她的生活中是和自己一样的顺畅与欢快呀。

七天的时间过的很快，十一的假期过去。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与生机。刘小雨带着满肚子的答案与不解再次回到了她充满阳光的世界中。只是她再也忘不掉叶蓝蓝身上的伤痕与明亮的眼睛还有唇边的微笑：恬静与祥和。

一个月后学校张贴了一个公告：叶蓝蓝因为男女关系不检点被开除。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学们议论纷纷。冷然耻笑的、饱含同情的、满怀疑问的，各种声音纷纷想起。这条消息也把刘小雨炸的一阵糊涂。叶蓝蓝为何被开除她是最清楚的，学校为什么不坦诚相告呢？为什么要污蔑叶蓝蓝呢？男女关系不检点这对一个女孩子是多大的伤害呀，这不等于毁了她的吗？

就在公告登出的当天，系主任再一次把她叫去。再一次语重心长的告诉了她学校的难处，这样做也是迫于无奈。叶蓝蓝也算是学校里的名人，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学校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她，但她自己不学好，执迷不悟，毁了自己，怨不得学校。看着系主任痛心无奈的表情刘小雨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假与恍惚。最后系主任又问她有没有将那七天的事情说出去。她只能摇摇头。在开始系主任就明确的表示了看管叶蓝蓝的事情要绝对的保密，不得透漏给任何人。是不是在一开始学校就打算用这种方式处理叶蓝蓝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需要吗？刘小雨不清楚。她只知道系主任在看到摇头后就明确的表示她的申请已经获批了。但，那一刻刘小雨并没有丝毫的喜悦，她只是茫然地说了声谢谢。

更令刘小雨惊讶的是不到一个星期同学们就知道了真相。这个真相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学校压了下去，但同学间的窃窃私语不断。系主任也没因此事再找过她。因为据说这件事情是叶蓝蓝亲自到学校说开的。学校没料到叶蓝蓝还敢回去是最大的失误。这也让刘小雨更加的佩服叶蓝蓝。

这件事情的半个月后，刘小雨收到了一封信，是叶蓝蓝写给她的。向她道了平安与祝福。并告诉她如果对法轮功感兴趣可以找一个叫萧萧的人。按照信上的地址她去了。漂亮的商品房里却是简陋的家具。萧萧，一个十五、六的小姑娘，有点无奈的说，好一点的家具全被抄走了。

在她说话的时候，刘小雨忽然发现萧萧和叶蓝蓝好象。唇边淡淡的微笑，明亮而坚毅的眼睛，这是所有练法轮功的人的共同之处

吗？

萧萧给了她一本《转法轮》。这本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书也改变了她。刘小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叶蓝蓝和萧萧的眼睛是那么明亮了，那是感悟了真理的光芒。唇边的微笑是对世人的慈悲。

随即刘小雨学会了动功与静功，也看完了全部的大法书籍。她有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二十年的岁月仿佛是一场梦，梦里有阳光与鲜花却是如此的不真实。

虽然刘小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要上北京、为什么要发传单、为什么要上访，但是她仍然不敢去做。她对自己的梦还有依恋。虽然明白那不过是个梦，但也不忍离去，毕竟这个梦是甜美的。刘小雨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执著，而且不见得参与了正法就会失去什么，但她还是踌躇。直到今天午睡，她做了那个噩梦。她才明白她的执著不仅耽误了自己更耽误了父母。

想到这里她终于鼓起了勇气，拿出标语，贴在树干上。因为紧张手竟有些发抖。

“姐姐——”听到声音，刘小雨一震。在那一瞬间她的脑中闪过许许多多的镜头：叶蓝蓝和萧萧明亮的眼睛；父母担忧的面孔……在那一瞬间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也为自己为何要站到这里这么久而后悔。种种的想法一闪而过。但奇怪的是所有的念头中竟然没有害怕。此时最应该有的恐惧却偏偏没有。

“姐姐——”

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刘小雨听清了。“姐姐”，这是个孩子的声音。她缓缓的转过身，看到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穿了一件吊带裤和一件宝蓝色的毛衣，在寒风中这身春装明显的有些单薄。圆圆的小脸被风吹的有几分皴红，大大的眼睛正直巴巴的看着她。

“壮壮？”刘小雨叫道。这孩子是萧萧的弟弟。

“壮壮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是迷路了吗？”说着她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披到男孩的身上。夹克式的外衣对于男孩显然是过长，从头包到了尾。

“不是。我是来找姐姐的。”

“姐姐？哦……你是找萧萧吧——”楞了一下才明白他口中的姐姐是谁。

“嗯！奶奶说姐姐和爸爸妈妈一样去了很远的地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看着壮壮坚毅的小脸，刘小雨心中一酸——他的父母都被判了刑，姐姐萧萧也在几个月前因为发传单被关了起来，还不满十八岁。

“姐姐告诉过我，每个生日都是母难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告诉他们壮壮现在很乖。姐姐你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说着从口袋里拿出已被压扁的蛋糕。

“是的，很乖。壮壮一直都很乖。”摸着男孩的脸颊，刘小雨控制住自己的泪水。一个孩子在寒冷的夜晚找他的家人只为了告诉他们他很乖。在这场邪恶的暴风雨降临之后，这样的事情又何止壮壮这一例？多少个家庭的破碎，多少个孩子的哭泣。为了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个真相。一个影响着所有人命运的真相。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用他们的一切呼唤着人们的良知与信念。想到这里刘小雨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愧疚。但更多的却是豪情。恐惧、担忧、眷恋，在这一刻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沉甸甸的豪情。

“歪了。”

“什么？”回过神，刘小雨顺着壮壮的手指看到刚才因为紧张而贴歪的标语。

“要贴正。”说着壮壮示意刘小雨将他抱起来。嫩嫩的小手小心翼翼的揭开标语再仔细的贴了上去。干完这一切壮壮拍了拍手，非常满意的笑了，刘小雨也笑了，她知道自己已迈出了这一步。

“你姐姐他们现在还不能陪你过生日。小雨姐姐陪你一起过好不好？姐姐知道一家很好吃的蛋糕店是不关门的。壮壮这么乖，妈妈和姐姐是一定会知道的。”

“嗯。我很乖，我会等姐姐回来的。但是，妈妈真的不是因为我不乖才离开的吗？”他是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练法轮功就要到很远的地方。

“怎么会呢？壮壮很乖的。妈妈和姐姐都是那么地爱壮壮。你也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什么要到很远的地方是吧。动画片中不是都有吗？在没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好人总是要受一点苦的。”

“嗯！我知道，爸爸妈妈是对的！”

看着壮壮认真的点着头，刘小雨不禁又笑了起来。她忽然感到这股寒流在飘满梧桐花香的空气中已充满了暖意。【文/涤凡】